



医家兄弟



Doctors

原著剧本
小说改编

金智洙
尹晨伊



医家兄弟

D · O · C · T · O · R · S

原著剧本 金智洙

小说改编 尹晨伊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 晖

封面设计:彭琳琳

医 家 兄 弟

原著剧本 金智洙

小说改编 尹晨伊

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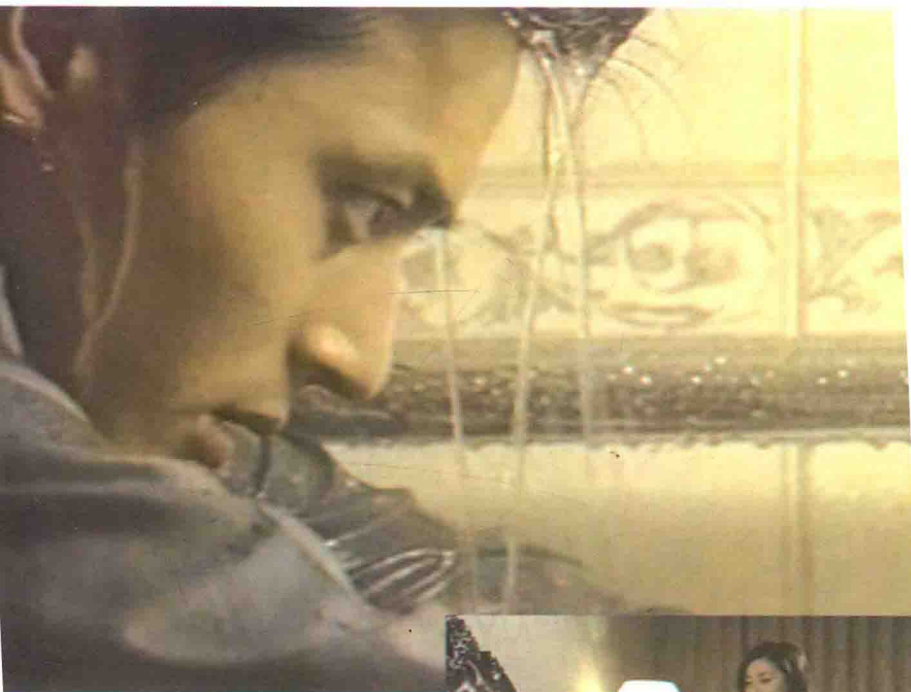
河北省三河市实验小学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0 字数:220 千字 印数:1-5000 册
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634-1589-0/G·385

定价:16.80 元





医家兄弟
Doctors 兄弟





1

象征危急的血红色灯光回转闪烁着，公路上的车辆在听到警笛响声后纷纷走避离开，救护车和警车疾驶过一辆计程车旁。

金秀勇刚从机场搭车回家，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救护车。斜飞入鬓的浓眉，加上带着几许玩世不恭的微扬嘴角，形成了秀勇那种令人无法抗拒的俊逸容貌，以及那特殊的骇人邪魅气质。

他微侧过头看着即将远扬的救护车，突然间改变了原先打定的主意。他命令司机回过方向盘转换车道，紧跟在鸣着警笛的警车与救护车之后到达医院。

救护车停靠在医院车道外，病患是一位坠伤的年轻女性，到院后立刻被紧急用推床推入医院。金秀勇下车，他只随意地安置了行李，也跟随着推床进入急诊室。

这位身着灰色长风衣的男士用迅速却不失潇洒的速度走着，他从远远的地方就开始打量着病人痛苦的神情，在冷静且带着点好奇的状态中……研究着病人挣扎的痛苦表情。她承受了极大的压力，有气胸状态，应该要立即设法减压和引流。

急诊室忙乱一如往昔，除了病患之外……无人可分心去注意其它。

“她从八楼跳下来，腿好像骨折了。”他们将病患交给急诊室的医师

“这样啊……”病患长裤上血迹斑斑，护士和急诊室的住院医师虞相宪熟练地解开夹板并且剪开裤管，“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呢？”他问痛苦挣扎着呼吸的病患，“你觉得哪里不舒服？”虞医师观察着病患，“皮下气肿很厉害；裴护士，请人照X光片……”

X光片？这个时候照X光片？金秀勇快速地走到病患附近，随手子。在外行人眼里，那钻刺尖端在灯光下闪着锐利和致命的光芒，秀勇双手毫不犹豫地扯开患者上衣，他右手举起又长又尖的钢锥，以既狠又准之势朝病患的胸口随手一刺……

来不及阻止的住院医师和护士震惊地愣在当场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将锥子刺入病患胸口，傻愣地张嘴……一句话也说不出

来。

随后，金秀勇将锥子从病人胸口抽出，如针孔般的伤口立即渗出血迹，看到病人较为松懈地睁开眼睛，秀勇微扬的嘴角露出得意的微笑。刚才的锥子在他指间优美地回转了几圈之后，才递给仍震惊怔在原地的护士。

护士如同中邪般地伸出手去接。

“氧气筒！”秀勇侧过头命令着护士。

“喂！”回过神的虞相宪医师气极地大吼着，“先生，你是什么人哪？”他上前扯住秀勇的风衣领口，“你以为你是谁啊？”竟然到医院急诊室来闹事。

秀勇懒得理睬，只满不在乎地将住院医师的双手一拨，甩开抓住他风衣的手，自顾自地整理着被扯乱的风衣，仿佛上头的皱折令他无法忍受，破坏了他一丝不苟的完美。

“金医师……”护士小姐韩东淑惊喜地从护理站中冲出来，她跑到秀勇面前，“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怎么都没听说金医师进修回国的消息？

“她是张力性气胸，找人来照 X 光片。”他并没有多费时间回答韩护士的问题，只是公式化地指示着，“拿管子给我。”虽然气胸的压力已经稍解，但要立刻进行胸管引流术来插管引流。

他是什么人？居然可以立即判断病人是张力性气胸？虞医师错愕地看着他。

张力性气胸系因肺脏或支气管裂伤，而使空气由裂开的小洞进入胸膜腔内，但呼气时却无法由此洞排出，张力便在胸膜腔内渐渐形成，进而导致肺脏的塌陷，甚至把心脏及大血管推到正常的一侧去，而影响到呼吸和循环的功能。

“是。”护士走到呆住的虞相宪医师身边，“你不是胸腔外科医师吗？”怎么会不认识金秀勇医师呢？

他是胸腔外科医师，难道“这个男人也是吗？住院医师之上还有总医师等阶级，也许这人是主治大夫？那么职级至少比他高二级以上……

赶来急诊室的住院医师看着眼前这个英挺带着邪气笑容的男人发呆，怪不得他刚才立即神准地将锥子刺入病人的第二肋间，当下解除了病人气胸的痛苦，但即使是胸腔外科，这种技术和准度也未免太不可思议，至少他从没见过。

“拿氧气面罩过来……”

在一瞬间，整个凝滞住的急诊室又重新启动，在秀勇的操控之下，所有的步骤都像是齿轮般密合，精准而迅捷。

他用着最熟练的技巧在短暂的时间完成了简称 CTD 的胸管引流术，替病人继续减压和引流。

听到广播呼叫而赶来的胸腔外科住院两年医师崔建荣，急急忙忙地冲入急诊室，“你是谁啊……”但他一看到秀勇便惊讶地笑着，“哦……金医师，你好吗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怎么没听说呢？照理说院长家的二少爷回国可是件大事，怎

么一点儿风声也没走漏？

秀勇只是微撇嘴，一副无所谓地笑了，还是没做任何回答，“金主任下班了吗？”

原来他们兄弟还没见面？“还没有，应该还在吧？要不要我打个电话看看？”

“不用了！”他看看病人，“这是坠伤病患，右大腿骨骨折，右侧还有张力性气胸，快准备动手术。”秀勇整理他刚才拉起的衬衫衣袖。

“什么？”立刻就要手术？崔医师吃了一惊。

※

※

※

外科主任金俊琪和一千医师在会诊后同行在医院的走廊上，伴着他的尚有号称本院最温柔美丽的内科医师车敏珠，他们听到广播后相偕赶到急诊室。

与其说气质容貌儒雅的俊琪像个外科医师，倒不如说他像个饱读诗书的书生还来得有说服力，但却没有人会对金主任是否是个好医师而眼争辩；不但医院的医师佩服他，病人也经常从他稳定的声音和温柔体谅的关怀眼神得到力量，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有着高超的医术。

因为这家医院以胸腔外科闻名，因此金家的两位公子都是技艺超群的医师，但是身为养子的秀勇似乎较优秀的哥哥更为锋芒毕露。秀勇常将病症当做谜题或是和神之间的赌注；比起信仰来说，他还是比较相信自己的医术。

一般来说，世人将秀勇这种人归类为无神论者。

现任的院长金光霖虽然独子早夭，但拥有这两个杰出的孙辈却不时增添光彩，处处令人欣羡。

“秀勇？”俊琪瞥见弟弟金秀勇熟悉的身影，“秀勇，你怎么

会在这里？什么时候回来的啊？”他兴奋地朝着弟弟走过去。

敏珠惊喜地朝俊琪学长的视线方向看去，真的是秀勇？他……回来了？

秀勇一把握住哥哥的手，“刚到。”看到哥哥身后的敏珠，她看起来还是那么高雅美丽，秀勇朝她眨眨眼睛，一年多没见了，他有自信……她一定会很想念他的。

俊琪开心地看着弟弟，“你这个像孙悟空的家伙……”是乘云回来的吗？回家前也不先通知一下，真是行踪飘忽啊！

敏珠看着久违的恋人，经过刚才心头掠过的惊喜感觉，她忆起这一年来等待的痛苦，原先绽放的笑容……不自然地僵在脸上。

俊琪看着病患，“她是怎么了？”

崔医师上前一步回话，“她是坠伤骨折，主任。”

片子应该出来了吧？“请你去拿 X 光片。”秀勇对崔医师说着。

※

※

※

俊琪盯着 X 光片匣上患者的片子看着，“骨头都还没拉平。”减压引流的管夹关闭了吗？“关闭后照的吗？”

“没有，不过……是金秀勇医师做的“CTD”崔建荣对那完美得简直像教学示范的胸管插管引流术印象深刻。

“傻瓜才会关闭呢！她在气胸状态，”压力还没完全平衡呢！“刚才差一点点就停止心跳了，他们还傻呼呼地要照什么 X 光片，所以我就把管子插进去啦！”

俊琪笑了，他可以想像刚才急诊室发生了什么事情，“你真的一点也没变。”

他转过头交代崔医师，“检查后送去……她还有没有其他的

问题？”

“因为我刚刚才下来，所以还不是很清楚，虞医师……请拿病历表过来。崔医师回头看着一旁战战兢兢的虞医师。

“还……没有整理好。”虞相宪怯怯地说着。

“什么？”崔医师怒斥着。

“我说过刚进来的嘛！”没有必要责备住院医师，因为他处理得太迅速了，秀勇自负地笑了笑。

他回来却只知道去急诊室，连电话也不打一通给她？敏珠觉得很委屈，她默不作声地黯然离开，虽然如此，眼尖的秀勇仍是发觉了。

秀勇看到后，立即上前一步交代俊琪，“就这样送上去，不过得要打开来看看，恐怕连气管都受伤了。”语气中带着一丝命令的意味，说完便转身跟在敏珠身后。

他加快脚步，心想得要赶上她才行，这女人不知道又怎么了？

俊琪呆了半晌，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弟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，他的自负和傲气让家人和医院中的同侪都感到难受。

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一点让俊琪很介意，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，这些病人就如同秀勇个人医学实验室里喜爱的玩具，金秀勇好像不把病患当人来看，感觉上他们只是随他拆解研究的玩具。

不过他超群的医术是不可否认和忽视的，虽然行医时间并不算长，但金秀勇手下拯救的活人无数。

※

※

※

车敏珠卸下医师的白袍走出医院大门，秀勇双手提着行李箱走在恋人身后。她走了短短一段路，突然停下，然后从皮包里拿

了车钥匙转过身递给他……

她干嘛把自己的车子给他？秀勇怔了怔，心里虽然纳闷着，但还是将手上一个箱子放在地上，用空出来的手接过钥匙。

“车子就停在最后那一边，”敏珠看着停车场的最后面，“我……先进去了。”说完她就转过身往宿舍方向走去。

她不送他回去？秀勇觉得很讶异，他一年没见到她了，她就这么冷淡？

“车敏珠……”秀勇叫住她，“你真的变了很多，以前……即使是我自己说‘不要。’你还是会坚持开车送我回去，不是吗？”

敏珠回过头，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……”他低下头悻悻地说，“只是我们一年没见面了，你是不是有点儿过份了？”他抬起头看她，他可没有期望回来的时候，心爱的女人却摆这样的脸色欢迎他。

“过份？”有没有搞错，“你是说我吗？”到底是谁过份？

走的时候也不说，回来的时候也不讲，他到底把她当成是什么？他的心里真的有她吗？

算了，“没事了，你进去吧！”也许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变化；他将敏珠的车钥匙握在手上，并弯下腰去提起刚才放置在地上的行李，朝着停车场后方的车子走去。

注意到他话语中的埋怨，她的心紧缩了一下，但却仍不解这人……怎么能说得好像是她错似的？不过……

看着他疲惫的背影，敏珠还是心软了，她怎么就那么没用？在悠长地叹口气后，她走过去抢过他抓握在手上的钥匙，自顾自地走在他前面。

秀勇跟在敏珠身后走着，在刚才……有那么一瞬间，他几乎以为她已脱出了自己的掌握，幸好……他露出个如释重负的微笑。

敏珠快步地走到车子的位置，她打开后车厢，埋头清理出位置给秀勇放皮箱。

“要打开看才行……！”

什么打开？敏珠错愕地从后车厢中抬起头来，站在她身旁的秀勇正抬头盯着医院大楼的手术室看着。

“哦……”面对敏珠疑问的眼神，他解释着，“我是指……刚刚那位病人，不知道有没有进去动手术。”秀勇将两个皮箱全放进去，然后将后车厢关上。

听他这么一说，不禁让敏珠有些怅然之感，虽然十年的感情让她对秀勇有所了解，但是自己在他心中不是居于首位这件事，让她想起来就难过。

他一上车就闭上眼睛休息。刚回来觉得很累，在敏珠的车上让他很放松。

敏珠看了他一眼，“我……想跟你谈一谈。”

“说啊……”他懒洋洋地回答着。

怎么谈？“我看……”他连眼睛都没张开，“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坐一下。”

“我现在喝了酒就会不行的。”

“谁说要喝酒的？我只是想边喝茶边……”

“下次再谈吧！”秀勇皱着眉很不耐烦地打断她，“今天我真的很累。”

刚才他才说一年没见，现在究竟是谁过份？敏珠心里觉得委屈，将方向盘一转便将车子停在路边，她推开车门……

秀勇终于睁开眼睛，“你现在在干嘛？”她又怎么了？

她下车甩上车门，靠在车旁吹着冷风，看也不看他一眼。

又开始闹脾气了吗？秀勇笑了笑，他下车走到敏珠身旁，伸手按住她的肩，“我们不回去了？”

敏珠推开秀勇的手，闪了开来，“你出国留学的时候……”她别过头去，“居然连一句话都没有对我说就消失了……”

“那又怎么样呢？难道你不知道我要去留学？”全医院的人都知道才对。

“好……”敏珠转过身来面对他，“那你去了之后呢？你知道我们这一年通了几次电话吗？”她单用一只手就可以数得完，“只有三次，而且那也是我打了数十次电话之后，才通了那三次！”

不会吧？他才刚回来，她就准备要跟他吵架他以为回来会得到恋人的一个温暖拥抱和热吻，秀勇笑了，“车敏珠……”

“你现在还好意思说什么呢？”她一阵抢白地打断他，“你说我变了，说我过份，是谁让我变成这样的！金秀勇……你有资格对我说这样的话吗！”

是吗，他没有资格？他的脸色沉了下来，“好……”他点点头，并冷漠地看着敏珠优雅的脸庞，“算我对不起你，可是你有资格这样对我吗？”他回敬着她，“我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，凭什么要我一一向你报告，难道我有这个义务吗？”

他竟然对她说这种话？敏珠双目微红，心痛的泪水盈在她的眼眶，她想要说话，但唇片却不住地颤抖着，最后……

她别过头去，不想让他看见自己快要忍不住的泪水。在深吸了口气振作片刻后，敏珠迅速地回到车上，待秀勇开门坐回驾驶身边的位子后，她立即发动车子离开，一路上半声不吭。事到如今……

也没有什么好说了。

秀勇虽然感到疲累，但是眼睛却未再阖上。微扬的嘴角仍带着一抹笑意，还不时地偷瞄着身旁目不斜视专心开车的敏珠，他在心底默默盘算着，这次……

她打算要气多久？

到了院长家的豪宅外，敏珠将车停下。在车内打开开关，后车厢应声弹开，她面无表情地直视正前方，没有下车的打算。

要他走吗？她有个性，秀勇笑着推开车门下车，也可以啊！他拿出土自己皮箱，再关上车子的后车厢。

敏珠透过后视镜看着他，眼睛又蒙上一层泪雾。等他一关上后车厢，提着行李箱到一旁，她便开车掉头离开……

秀勇见她眼泛泪光，没有多说地从皮箱抽出一个盒子，回头赶上正在回转的车子，他拦下敏珠，用手在车顶敲了两下，不让她离开。

他又想干嘛？敏珠停下来，看着那个在车窗外深深魅惑她的男人，他脸上有着她熟悉的坚持表情，他又打什么主意？说了那些狠心的话还不够吗？还想再多刺她几刀吗？

见她不理睬，秀勇将礼物放在车顶，弯下身对着紧闭车窗中的敏珠微笑着，又敲了两下车窗，他朝着她招手，要她出来。

面对带着微笑的秀勇，她知道他不会放弃的，迫于无奈，敏珠只好推开车门下车，才转身关上车门……

秀勇抓住她的肩，双手猛力一推，惊愕中的敏珠被他困在双臂之间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她拥入怀中，敏珠全身僵硬，反抗地用双手抵着他，秀勇不顾她强烈地挣扎，将她压在车身上狠狠地亲吻着。

他辗转地吸吮着她柔软的唇，直到敏珠放弃了挣扎，软软地靠在他怀中，双手环上秀勇的颈间，他才稍稍地松开她，敏珠的双手滑到他宽广的肩上。

他似笑非笑地瞅着她，眼神中带着调侃的捉弄神色。她看起来有点儿不好意思，但伤心冷淡的表情已经褪去，他忍不住再凑上前吻着她。这回敏珠温顺地瘫在他怀中，让他觉得很安稳，经过一年的时间，敏珠仍是属于他的。